

/凝视非洲/

落荒而逃的黄昏

贾志红 / 笔名楚歌,生于湖北武汉,久居河南洛阳,曾在非洲工作多年。

放羊娃穆穆被蛇咬伤,而我则把右腿膝盖摔得血淋淋,偏偏我的狗二呆又袭击了穆穆的小黑羊,一时间,人哭、狗吠、羊咩咩叫,打破了一个多么柔美的黄昏。

不怪穆穆,不怪二呆,也不怪我,当然更不能怪芒果园中恋爱的棕鸟。

穆穆在牛羊的簇拥中,怀抱一把琴出现在芒果园边走边弹边唱的样子,竟然有一种流浪艺人的不羁和忧伤,我有时候会喊一声好,这让他很是得意。得意的穆穆从流浪歌手回归成放羊娃,顽皮的神色从他忽灵灵的大眼睛中溢出来,鬼点子什么的也从这双眼睛里跳出来,这神色属于他,属于他那个年龄的所有少年。

他总是想着和我比试一下什么,比如蹦高、比如跳远。这种不平等的比试,穆穆显然是赢定了,他的身子骨轻巧得像那只漂亮的雄鸟,轻轻一跃,仿佛就能蹦到芒果树上去。不过我还是乐意和他比试一下,比试什么都行。

他是寂寞的,在无边无际的原野,牛羊是他的玩伴,除了唱歌,他或许一整天都没有说一句话了,当然如果他愿意,他可以和他的牛羊说话;我也是寂寞的,我们基地院子里整个白天只有我一人留守,同事们都去工地了,天黑透了他们才会回来,我也一整天没有说话了。当然,如果我愿意,我可以给同事或朋友打电话,但我似乎不愿意这么干,独处久了的人,慢慢就拙于语言的表达了;而在这个偏远之地,甚至连落日都是寂寞的,它每天沿着同一个轨迹坠入芒果园西边的灌木林,把余晖成千上万次涂抹在同一片地方。

那天,我们比试的是蹦高。小路上助跑一阵子,第三棵芒果树下起跳,以摸着离地大约两三米的一

片树叶为判断输赢的依据。赤脚的小男孩轻盈得像只猴子,他不用助跑,只在树下轻轻起跳,就抓住了那片树叶。他简直能轻飘得成为那片树叶回到树枝上去,他薄而窄的身子或许真的就是一片树叶吧。而我,需要一本正经地助跑、不偏差地起跳、手臂伸得足够直,那片树叶才肯稍稍地沉下脸舔一下我的指尖。

不过,在摸树叶的比赛中,我没有输得太惨,那天我突然身轻如燕,如有神助,而那片目标中的叶子也在我起跳的瞬间被一阵风拂过,它甚解人意地朝着低处舞动,我的指尖便与它轻轻相触。危险总是在得意中潜滋暗长,一块隐藏在草丛中的石头终止了我胜利的欢呼,在从高处落下的一瞬间,我的腿莫名地软了一下,右膝盖便准确地迎着那块石头最尖利的部分撞了上去,比指尖触摸树叶要准确一万倍。

一声尖叫划破静谧,在芒果园盘旋。随后,另一声惨叫追赶而来,两种叫声尚未落地,小黑羊又咩咩地急促呼喊,如婴儿在奶声奶气啼哭。惨叫声来自穆穆,不过他不是为了我的膝盖,他是为他自己的手指。一条形如树枝、色也如树枝的蛇藏身在那块石头下,当我滚落在地,双手捧着流血的膝盖尖叫和哭泣的时候,蛇狠狠地吐出分叉的芯子,在我和穆穆之间,它选择袭击穆穆,将两枚牙印留在穆穆的右手指上,而后,它迅捷逃遁,只见草动,不见蛇影。二呆扑向穆穆的羊群,血腥和混乱激发了狗的兽性,它像那条蛇一样,选择最弱小的目标,比如刚出生没多久的小黑羊。棕鸟的伊甸园顿时乱作一团,扑啦啦,几十只棕鸟像机场的直升机接到命令般集体升空,慌慌张张撤离芒果园,朝着一片灌木林飞去。夕阳也落荒而逃,隐入地平线深处。

/朝花夕拾/

黑卷尾

石广田

黑卷尾是村子里活得最热烈的鸟。从春天开始,一直到秋天,它就站在最高的树枝上,高腔亮嗓地叫唤:“迟笨噻、迟笨噻……”那叫声虽不美妙,却极具穿透力,隔着两条街都能听见。

村里人根据黑卷尾的叫声,就把它叫作“迟笨噻”,至于黑卷尾这个“官称”却无人知晓。黑卷尾像乌鸦一样全身乌黑,身形比乌鸦瘦小,有点儿像灰喜鹊,长尾巴在末梢又像燕子的尾巴一样开叉。它是候鸟,到秋天就飞往南方,这一点也像燕子,不像乌鸦和喜鹊了。我小时候很讨厌黑卷尾叫唤,很多清晨都要早早被它唤醒起床上学。如果赖床不起,母亲就会笑话我:“看看你,还没‘迟笨噻’勤快,咋会学习好?”

我倒不以为然。“早起的鸟儿有虫吃”,我又不是一只鸟儿,就是晚起,母亲也不会不让我吃饭,我正长身体,她总嫌我吃得少。所以,我讨厌黑卷尾,它要是像燕子那样柔声细语该有多好,就是在屋檐下叫唤,也不会打扰我睡觉。

不过,黑卷尾有仇必报的暴脾气,让它成了我心中的“英雄鸟”。一个夏日的午后,我家的狸猫伸了两下懒腰,一个箭步跳上泡桐树准备往上爬。突然,一道黑影从树枝间冲下来,直奔狸猫而去,吓得狸猫腾地跳下树,喵喵叫着,边回头看边往屋里跑去。

原来,那道黑影竟是一只黑卷尾,它的窝搭在泡桐树上,之所以飞下来啄狸猫,应该是怕狸猫上树伤害窝里的小鸟吧。从那以后,狸猫每次从屋里出来都变得小心翼翼,抬头往树上看好一会儿,才敢到院子里,但只要黑卷尾在树上一叫唤,就吓得狸猫又急忙往屋里跑。

狸猫拿黑卷尾没办法,人也一样拿它没办法。石碾叔在夏天爱穿红背心,不知道怎么得罪了黑卷尾,只要他穿着红背心从大街上经过,泡桐树上的两只黑卷尾就会轮番追着他猛啄。石碾叔也是一个犟人,他宁肯戴上草帽,也不愿换掉红背心。有人劝他:“石碾,你跟两只鸟犟啥呢?你不穿红背心,它们就不啄你了,不信你试试。”

“我又没做亏心事,为啥要我不穿红背心?”石碾叔一脸无辜地抱怨,“我就不信,这俩‘迟笨噻’能斗得过我?”

石碾叔能不能斗过黑卷尾我不知道,反正有很多次,他穿着红背心没戴草帽的时候,总要绕到另外一条街上过路。看来,他虽然输掉了气势,却又不愿意认输,时不时穿着红背心、戴着草帽从我家门前经过,那是专门逗黑卷尾生气呢。有了石碾叔的教训,我们小孩子谁也不敢招惹黑卷尾了。

长大后我才知道,黑卷尾和燕子只吃虫子不吃粮食,到秋天它们飞往南方,是因为天气变冷后没有虫子吃,那样就会饿肚子。

